

鲜花送恩师·我与恩师的故事 (6)

山水有情留余温 ——悼念我的同事诸炳水老师

□ 东耳子

我在微信上得知诸老师往生了。很想去瞻仰一下他的遗容,最后再送他一程,但我寄居在天津,路远山高去不得,只能向南凭吊一番。连日来,只要一静下,诸老师的形象就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之中,挥之不去。我与诸老师平素并无太多的交往,但他生平的点点滴滴却终让我难以忘怀。

第一次见到诸老师是在1977年的秋冬之际。那时因“文革”停止招生十一年多的高校终于恢复考试招生了,整个社会群情振奋,当时的文教局顺应民情,遴选组织优秀老师,面向社会,面向全体报名应考青年,举办高考复习讲座。临安授课地点设在临天桥头的临天大礼堂,教师在台上讲,台下座无虚席,很多人在过道里或坐或站,全都聚精会神的,生怕错过老师传授的一句话,一个词。那是一堂作文辅导课。讲课的是一位30多岁的男教师,戴近视眼镜,看上去不修边幅,头发有点乱,半旧的中山装也不是很整洁。但很认真,很投入,他讲记叙文的开头和结尾,讲叙述、倒叙、插叙,讲如何修辞,讲议论文如何提炼论点,讲如何举例论证。他很有激情,很有才气,大多是脱稿滔滔而谈。他翻看课本,是从那上面粘满的狭长纸条中搜寻选择即需要的材料,来读给大家听。这些纸条应是他平时阅读报刊时偶然发现,认为或许日后教学中有用而有心整理积累而成的小剪报,现在成了他作文教学中典型精要的范例。讲着讲着,他的嗓子有点沙哑了。他笑着征求听众的意见,要不要休息一下。看台下没有反应,不忍拂了众意,就说:“我喝口水润润喉继续讲吧。”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宣布下课,但台下一下沸腾起来,要求他多讲一些。他双手一摊,很歉疚地说:“对不起,我已把准备的课全部讲完了”,边说边走下台来。但他没能脱身,很多人仍簇拥着他。我从别人那知道,他就是诸炳水老师,那时在临安最偏远的昌北白石任教。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句对知识分子喊得最响亮的口号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最需要的地方,一般是少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少有人去,才显得需要。诸老师是自己主动要求到白石去任教的。他是杭州人,1963年专科毕业,被分配到临安县委教育局机关。听说白石那边缺教师,开不了课,他就毛遂自荐地去了。他是真诚的,不是为了光荣才去的,他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奉献给偏远的山区。他在逼仄凶险的简易公路上颠簸着进山,不知车开了几个小时,下车的地方离开工作的学校还有几十里山路,有两个农民提着扁担和绳索在那等着,是学校派来帮他挑行李的。这时,他看到了穷山恶水,看到了山高路险,看到了那两个挑伏的淳朴殷勤,看到了这里人们看他时的那种热切亲善的眼光,这都是他的想象力所不及的。他应该感觉到了,这里是最需要教师的地方,也许此时有光荣感从内心升起。

一位曾是诸老师的学生有篇文章写到他当年的老师,容我不厌其烦,摘录几句于下:“诸炳水老师给我面批作文的情景立刻浮现在我眼前:窗外大雪纷飞,窗内一炉炭火,四五个学生围炉而坐,暖意融融。诸老师拿着我们的作文本,面对面和风细雨地给我们讲,哪个词语用得不好,哪个句子写得妙,哪个段落有意思,哪个事例有力量……”这是四五十年前的事了,那炉炭火应该还温暖在当年学生的心间。诸老师从教四十年,何止弟子三千,如果沐浴过他春风的学生都能这么有心有情,该会写出多少他的学无厌教不倦的感人文章啊。

诸老师在白石整整十六年,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六年啊!他把一生中最宝贵最富有活力最富有才情的风华奉献给了这片深山区,山水有灵有情的话,这里应该留有他释放过的洋溢热情的余温,应该还能感受到他挥洒过的智慧才情的灵气。但他真诚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终生都是一介寒士,两袖清风。后来有人用不无同情的眼光看他,有的甚至语言神情中有点轻慢,他也不介意。也许他只是顾耕耘不问收获的人,学生能健康地成长成才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他是个忠厚老实人,到了人生的终点回首往事时觉得无愧于世无愧于人,会获得良心的慰藉,灵魂的安宁,就是一种最珍贵的回报。而我在想,命运之神安排他做一个忠厚老实人本身,就是对他并不漫长的一生的最好回报。

1981年秋,我到昌化中学任教,诸老师已先于我到这里了,我们有幸共一个教研组做了八年同事。他年届不惑,正是成熟、精力充沛而意气风发的人生阶段。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越来越像个老小头了。他仍旧不修边幅,穿着随意得很,嘴唇周围经常胡子拉碴的。他的那副近视镜的镜架上好几处粘上了白色胶布,他看备课批改作业神情专注,眼睛贴近桌面,有时摘下眼镜看。他读到一篇优秀作文,兴奋之余,还朗读给我听,还递给我,要人和他一起欣赏分享。我看见他在一些精妙语句下方画满了一排排红色的小圈圈,旁边精要的眉批后还有一个醒目的“!”。末尾更是留下了几行隽秀字迹的评语。我想,这个幸运的学生会把这些鲜红的字迹珍藏在记忆中永不磨灭,伴随终生的,会时时深情地回味老师当年对他的赞许和鼓励的。有时教研组办公室里,大家探讨某个教学上的细节,当同仁的见解与他相左时,他会爆出一句杭式昌化方言——“不会的吧!”惊讶得瞪圆了眼珠,那聚焦的目光透过厚厚

的近视镜片射出来,有点骇人。他对浮俗的世风很愤愤,但很坚持政治原则,听到有人的谈吐与主流舆论导向相悖时,他会谆谆劝导诫勉。他很反感一边吃肉一边骂娘。有人说他正统,有人说他迂腐,但我认为他是严肃的,是认真的,是与人为善的。有时,大家会自觉不自觉地弄点荤素搭配的市井段子调节一下胃口,正好触到他的兴奋点了,他也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白话的俚俗语言来。大家笑了,他更是抑制不住地“哈哈——哈哈——”大笑,是真正的爽朗。他脸部的肌肉放松了,眉眼之间的锁链散开了,一扫憔悴之气,兴奋波冲出了他的厚镜片辐射开去,很感染人的。这是我看到的他最放松最开怀的时候。

他走路是那种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样子,总让人觉得他很忙。他的脚步迈不大,是碎小的步子,但走速并不快。他的脚有疾,双脚的形状与常人不同,脚掌平,脚趾有点向上翘起。我观察他每迈一步,好像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板像圆物体一样向前略滚着接触地面,而不是整个脚底同时落地的,行走时身体摆动的幅度很大,看着很累。只要他穿过的鞋都是两头翘起,像一条小船。

那年,他的母亲从杭州来他这住了一段时日,他周全地伺候着,更忙了。他的为人于非常的传统。他说母亲老了,到儿子家来住一次就少一次了,要每个星期陪她到昌化镇上转转看看,不能总让她闷坐在家。人们常常看到他们母子行在昌化大桥上的身影,他一手搀扶着母亲,一手提着菜篮。走上一段,就让母亲扶着栏杆休息一会,走完一百多米长的桥不知要用去比别人多化几倍的时间。他每天早上为母亲去镇上买馄饨或豆浆、油条,说隔天换着吃,不会吃腻。他托人到乡下买猪油,因为那东西香脆可口,母亲爱吃。我说,买点生猪油来熬不就可以了吗,何必多费周折。他说,熬出那么多猪油吃不掉呀。夏天的一个周末,我到学校旁边的昌化溪中捕了一些小鱼回来,遇到诸老师,我要他分点去,他犹豫片刻,说,好的,我要点。他解释是给他母亲吃,杭州是难得看到这么新鲜干净的溪鱼的。他从塑料桶里捞了一把,我要他多捞点,他说够了够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是不好意思,怕误解他贪小便宜,就再捞了一捧给他。

1989年的政策,在农村任教者可以给一个子女办“农转非”。诸老师有两个女儿,都是农业户口。没有能力来改变女儿的身份,恐怕这是她的一块心病。于是他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又从城关镇转到五十多里远的颊口中去当初中教师。其实,“农转非”惠及教师,其中的含金量已经非常稀少非常稀少了,而对于诸老师来说,无异于久旱盼得甘霖。行前,语文组教师全员合影,当时的组长程小戎老师书写了我们两人合拟的一联:同耕共耘春秋经十度,苦学勤教道路历几程,算是给他的勉励送行。他很激动,镜片后面的眼光晶晶的。几年后,为子女“农转非”而下到乡中学的几位老师都调回了昌化中学,唯独诸老师没有回来。他是很想回来的,这里工作环境熟悉,生活上也比较农村方便,还有,他想去县属中学退休。但不知为什么,他没能回来。听说后来有人和他聊到这一话题,他笑着说,平庸之人,没人要我了!挪揄乎?自嘲乎?无奈乎?沮丧乎?

2000年,我和他在一次教研活动中相遇。活动间隙,他拉着我到无人处坐下,告诉我,明年要退休了,但高级职称没有解决,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很吃惊,像他这样资深素质业务强的老教师,大多在十来年前就评上了高级教师。我知道他不是为了高级教师的虚名,而是为了退休后能多得到一千多元的退休金。一个靠薄薄的薪金居家度日的教师,每月多一千多元钱是能明显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的。我顿时心生感慨,一个杭州人,一个“文革”前的大学毕业生,细雨润物般地育人,殚精竭虑地教书,把自己一生的风采才华都奉献给了临安山区的教育事业,有功劳还有别人少有的苦劳,临近退休了连个高级职称都没评上。他说,早年是自己拖拉着,总认为来得及。我说,那就抓紧申报呀。他说,“申报了,我的论文不行,我的笔没有墨水了”。我再次心生感慨,浮现出他当年在高考作文讲座时的形象,那脱口而出的连珠妙语哪里去了!那口若悬河的诗书才气哪里去了!我给他打气说,这个高级职称一定要评下来,也一定能评下来的。他叹了口气说,惭愧!老了!朽了!我真诚地告诉他,你的高足那么多,遍布临安的高、初中,不乏一流的写手,让他们帮你整理修改一下,只要你开口,他们就没有推托的理。我随口报出了几个学生的名字。他连说,好的,好的,并告我如需我帮助的话就去找我。我答应了。但那以后他并没有联系过我。

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十多年以前,我早餐店里遇到他。他没大变,精神很好,很乐观。他说,那年高级职称评上了,退休后被天目外国语学校聘用,钱多钱少不是主要的,闲在家里空落落的,农活做不动也做不来,还是教几句书充实点。

前几天在朋友圈读到一篇悼念他的文章——《诸老师,我们送你来了》,我在评论栏中写下:“一个忠厚老实人!”程小戎老师在我评语的下方写下:“评价精准!”



我的老师——潘建国

在一生中,我们会遇到许多老师,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我们都离不开老师的教导。当然,这些老师在我们人生路上都是至关重要的引导者和知识的传播者。而我今天想要写下的是关于我和一位小学语文老师的故事。

那个时候我的学校规模不大,英语老师也不多,他是学校里唯一一位男性英语老师,年纪也是最大的。他姓潘,身材高高的,有一些胖,顶着一个圆头的啤酒肚,走路的时候手还会不自觉摸一摸肚子,可脚下的步伐却从不含糊。我们可能还得小跑几步才能跟上他呢,也时常被他打趣:“你们这些小人们啊,可走不过我!”他很幽默,爱开玩笑,讲课方式也很有趣,在他

我的老师——王海丹

愿意蹲下来捡起地上薄弱的一张纸片是一种美,愿意在别人困境中伸出援手是一种美,愿意督促他人改正错误也是一种美。我们的班主任是我心中最美的人。

我们称我们的班主任为丹姐,一来是她有一双晶亮的眼睛,还有时常翘起的红唇,加上走起路来双手一摆一摆的样子煞是可爱。二来是她整日挂着笑,就像我们的太阳,时刻温暖着我们的内心。

记得有一次中午,丹姐来到教室,很严肃地说:“今天傍晚,我们全班同学要进行一项体育活动——长跑!”话音刚落,全班哗然,有求饶的,有讨好的,甚至还有抱怨的……只见丹姐闭眼、转身、走人,留下身后一片“鬼哭狼嚎”。

傍晚,我匆匆洗完头,赶往操场,只见大部队已经整装待发,我的心砰砰直跳,生怕等下丢脸去大

我的老师——杨芳

她素面朝天的,但是气质过人;她人高马大,但是温柔可爱;她认真严厉,但是耐心体贴……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老杨。

记得开学初,我吃过中饭后发现有道题目不会做,就拿着题目去问老杨,轻轻地推开门,一股菜香味透过门缝钻入了我的鼻尖,只见老杨正端着一个饭盒津津有味地吃着自己的午饭。吃饭的时间不是早就过了吗?教师的吃饭地点不是食堂吗?一连串的疑问在我心中窜出。“有事吗?”只听见老杨边吃边问。“我有一道题目不会做……”我感觉不好意思,老杨还在吃饭呢!“快过来!我看看!”没想到老杨居然放下了手中的饭盒。老杨一点一点为我讲解着题目,我

的课上你还可以听到三种“语言”——英语、普通话还有方言,很受学生的欢迎。

我性格比较内向,而他任教我们班英语老师的时候,我家里刚好有一个小变故,导致我在学校更加的不爱说话、不爱表现。那个时候我住校,需要上晚自习。有一次他督课,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和我说了很久的话,大多都是在鼓励我。他说话的方式感觉和走路不同,吐字都是缓缓的,倒也没有许多的大道理,是怕我太小还不懂吧。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说了这么多的话,也是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和蔼可亲。自那次谈话之后,他还找过我的父母聊过这些事。他不是班主任,他本可以只做个英语老师,但却像个亲

我的老师——潘建国

近的长辈一般把自己的学生疼爱着。我从小就偏科严重,小学里的英语成绩在年级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课堂上潘老师会时常点我的名,给我机会去表现自己。在批作业的空档,他会告诉我“喜欢一件事,喜欢一门课,那你就认认真真地去做好,其他科也要努力,你升初中还需要它们的成绩呢,有不懂的就问老师,也可以来问我,我会的很多的”。原来,除了英语,他还会数学、科学,他还是个全能的老教师!后来英语成绩下降了都还觉得有些对不起他。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会把潘老师的这份教师情继续传承下去,做一位像他一般的教师!

我的老师——王海丹

有您——我们的丹姐。回到教室,我发现疲倦、劳累、无奈都写在了丹姐的脸上。一阵莫名的揪心,很痛,很痛。只听丹姐喘着气,涨红着脸大声地问:“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跑好操?”“能!”我们齐声喊道,原来那几个调皮的男生今天也莫名的听话。我看看今天大家的跑操比早上好一千倍,那既然大家能做好这件事,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好好去做呢?一定要我监督吗?”丹姐语重心长地说着。“不是!”我们齐声喊道。丹姐接着说:“我相信,我们班的孩子都是懂事的孩子,只要下定决心一定能把事情做好,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底下响起一片掌声。

此时的月光淡淡的,洒在窗边的花坛上,那么的柔,那么的美……

我的老师——杨芳

思路渐渐地清晰,最终茅塞顿开。当我心满意足地拿起本子转身想走时,发现老杨饭盒里的热气已经散尽。

“老师,饭都凉了!”我很愧疚地说。“饭冷了没关系,还能吃,只要你能听懂就好!”只见老杨拿起饭盒,又大口大口的往嘴里塞着饭。终于想起,第四节不是老杨的课吗?下课时老杨说上次作业有错的要拿给她检查,老杨一定是为了给那些同学讲解题目而耽误了吃饭的时间,于是请其他老师帮忙带饭了。老杨阿老杨!你怎么就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默默地走出了办公室,内心更多了一份愧疚和自责。

老杨就是这么一个人,对于我们的学习总是千叮万嘱,对于我们

的生活总是无微不至。所以对于教书育人这个工作,她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尽心尽责。还记得在运动会时,我们要表演一个节目,老杨为了教我们跳鬼步舞,请教了她的舞蹈教练,对着刚拿到的视频反复练习,第二天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这就是我们的老杨,她时刻陪伴在我们身边,教室里是清晨批阅的身影,寝室里是她深夜夜被的身影……

美是心中的一道风景。老杨面带微笑,激情澎湃的上课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老杨仔细审题,认真答疑的批阅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老杨亲切和气,问寒问暖的交流时是一道美丽的风景……老杨,在我心中你最美!

文章来源临安广手机台

(标题中的人名为学生所写老师的姓名)